

樂靜先生集八



樂

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神道碑銘六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吳彥律墓誌銘

傅主簿墓誌銘

呂正臣墓誌銘

益州路諸軍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直

史館李公神道碑

張純臣墓誌銘

仁壽縣君藺氏墓誌銘

吳彥律墓誌銘

公諱瑄字彥律累贈太師中書令諱文祐之曾孫將
作監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諱懷德之孫資
政殿大學士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肅諱奎之子母
趙氏追贈冀州太夫人繼母張氏累封鄆州太夫人
亡家北海自文肅葬汶後為汝人公以文肅遺表恩
補將仕郎祕書崔正既字冠調監徐州酒稅元豐官
制行改承務郎監鄒鎮有巨邏過境上聞公仁而愛
人相戒不可犯束手以去就迂承事郎 哲宗登既
遷承事郎權齊州長清縣地大事叢素難治吏以公
貴人子頗易之公漫不省前此因繫累月不決一日

躬自引訊量罪傳法隨決遣之牢戶一空旦視事訟
者喧沓塞堂下涉筆批解人得其情叫拈出縣門去
吏喘、負壁立無敢旁睨舊令玩弛積弊頽委其條
目戒告凡警偷束姦直寃卹隱先後張下人畏之如
神號曰曰新父老至今思之丁母夫人憂免喪遷宣
義郎簽書護國軍節度判官公事張大寧提點陝西
刑獄人憚其嚴州縣望風求勉既至檢法官通判河
東令皆以病告公獨舉一府事比次酬對各有條理
太寧嘗駁部中具獄委公審閱公曰以人命迎上官
指頷如幽責何力分明之張始大悟即日表薦於朝

資政蒲公宗孟知府事以前執政自重操下甚急凡參佐治事須晨入暮歸公曰吏奉公無曠不得恤其私情未安也欲移病去使者重其節使按事他郡蒲去乃還終不為屈檢法官倚文生事侵詆府屬嘗語人曰萬一案牘出入不當法意必摘聞上公寄聲謝之曰律令餘事爾輕重自有理何至失入如以出得譴無悔也府有疑獄公出力平友人謂不寃亦不自為功資政范公百祿繼至每付以綱紀公才高尤務大体嘗請于范曰府所以督縣也令偷脫避事屢求決於府、為追呼以擾鄉部是守常代令治也當戒

諸邑各事其事毋故不警以自幸更有罪移令痛懲之范行其言境內大治以通直郎通判保德軍 皇帝即位以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遷承議郎通判永安軍民有訟財者躁狠失辭當置于法公命易牒責其償以出是時河北方更制樓櫓公獨請樞府願少緩期責庶益堅久遷朝奉大觀元年、五十四上書請老乃以本官致仕公少有大志剛梗喜有為歆卓卓自見於世嘗上書論河東轉輸便糴利害皆天下大計于書無所不讀論歷代治亂纏、不倦至古人氣節不撓處輒抵掌歎激為文渾厚敏給雅自好亦

不苟作撰南郊大祀賦典麗雄富人皆稱之嘗有郡
太守喜文士登樓燕集曰快哉此風屬公聯賦辭氣
警拔一坐盡傾終身不求人知以義自信雖聲斷不
合裕如也所以遊皆一時名卿交口稱薦宜備獻納
退處閭巷不登公門不道官府事客至酌酒賦詩隨
意取適悠然終日退而窺其私則蔬食不充不以為
病王氏寡姊寢疾累年以亡奉養送終無一不具又
買田以活其孤中外有不能自存者多賴公以濟八
寶覃恩遷朝散郎又詔許致仕官得再仕公諸欲強
起公稍治資產以託身後公曰吳氏世清約自文肅

公貴未嘗買屋以居獨有故書在乃亡業田也食於
斯足矣不然徒為人書券尔性至孝自奉甚薄祭享
之具尤務豐潔晚年不堪事力扶力薦酌率子弟執
禮唯謹同時僚友多在高位未嘗叙契闊有就見者
送迎如平日或謂其太簡公曰彼以知我故來今吾
亦故吾也復何貶焉忽夢文肅公告之曰汝眉目踈
秀陰德在人已而得疾即以後事飭諸子且曰先公
有大功于王家不幸年不得下壽小子庸弱不能昭
發緒餘苟免罪戾而過先公之年瞑目奚憾疾再閱
月起居如平生至斂手足不乱以政和四年十一月

戊寅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一五年正月丁酉葬于東阿縣魚山鄉孟柵村文肅公之兆次公有文集二十卷室人呂氏先公五年卒賢而有禮法公所時以為助者多矣八男子紹京兆府法曹叅軍早卒結將仕郎繕文林郎給通仕郎綱緬綜續一女適射洪令張子定孫男女十有八人公善教子簡嚴有法度結給繼以經術擢第繕綱綜貢辟雍其余子與孫皆幼有立余嘗聞自昔有陰德者必得其報至高直門以待信不虛矣公之餘澤固未艾也將葬結以狀來銘為之銘曰

士以學行志則愛日不謀其身維以始卒我車既堅服馬云邁中道而休亦保我載有德在人而命不厚惟德不亡乃自為壽譬彼嘉谷既種其實生之汙生百世之食有蕃子孫克配其澤山回水長於此歸魄

傳主簿墓誌銘

君諱思齊字至之遠祖良弼仕唐歷沂州刺史其先清河人皇朝初遷徐州豐縣又遷單州魚臺今為魚臺人曾祖贍教授鄉里祖圖隱居喜浮屠學父永錫以治產起家三世皆不仕君永錫之次子也樂易有常行好義甚篤與人久而益親人以善事歸之會河

決澶淵經費未給君曰畎畝不忘君卜式獨何人哉
因輦薪芻千萬願濟其役朝廷嘉之授太廟齋郎調
劍州梓潼縣主簿以母老無壯子弟就養不赴未幾
母卒號毀屢絕幾不終喪服既除或勸從仕君曰家
世仕族不幸緒業中墮轉而為民吾志學無所成且
復孤弱無力起門戶歲時繇賦吏作威特檄詒呼當
閔不置竊耻之今日舉手校長揖縣令史過庭下無
或睥睨子弟去丁籍免給事公上自幸多矣不願仕
也家居無奔走自効猶能坐里門勸人為善禪風教
萬一無苟也元豐間大河復溢橫流入東部邑有舊
防連絡數十里吏玩不治境缺非一水將至居人大
恐編木浮甕逃死甚急君部家僮數十人荷畚鍤號
之而趨從者如雲面水衝立舉杖指呼人百其力不
數時完塞隱然無虞肥良田數千頃老幼遮君拜道
上曰微君之賜廬舍家墓盡為江湖吾將鼓鬣而游
矣願以功聞上君曰守望相助不敢不勉今日之幸
天也吾何預紹聖間將舉大交襄事考卜既宜而地
並山行徑窘澁方秋成不敢輸民田出入父老知之
遽諸君曰同社小人飲君之惠為欠今遠日將至不
能委拱把粟為稅娶除道是無義也惟便宜自擇復

戒僮奴曰異日無得縱風馬牛踐瑩城百步無得輒入中林彈射至今松檟修鬱過者曰此必付氏阡也合大門百口資產稍立不以羨養敗子孫即所居闢十數楹左右圖史命布席危坐執經誦習以厚隨計上玷奏藉一名婦過閭巷吾當以一尺之面見鄉人此其志也邑人不甚喜儒患無以倡之踞居數里有馬先生祠之人莫知其為東漢融也君齊潔汎掃具樽俎躬薦猷羅諸兒拜庭下觀者如堵退而嘆曰先生以高才博洽為世儒宗今弊里獨無其人患不為尔後生聞之競警激日奮事業蘄然自見者多矣奉

職和育大理少卿王振姑之子也幼孤母老穷不能沽振移書託君七為治居室料理生事衣食以給育既長以女孫妻之賓州從事王汝輔女弟之夫冒瘴死膺殯道傍欠不歸骨厚資遣其子行萬里扶柩以還四方遊士聞義而至者授館餼如在公府舉也七著堂上如集鳧鴈有所假求不以厚薄無倦穷冬大寒羸老行乞顛踣衢路為屋收之薪火和絮糜糗飲藥人與之足歲得活者幾百人晚益喜聚書好賓客飭庭榭茂林修竹日涉成趣酌酒笑語無虛日天章閣待制李公師中自汝往來屢從宴飲嘗有詩曰門無俗

客盡清陰家有藏書敵萬金益稱其雅尚戶部侍郎
馬公點與君同郡平昔甚款既貴君不為俯仰相遇
如布衣時後其子以訃聞馬公歎曰自尔輕施重義
樂于為善與人無間不易得如此人矣治門內謹約
束無寸紙一辭干縣令與人情義明白人亦不忍欺
鄉鄰有鬪訟先質於君判可否為解譬以理往、毀
牒而去嗚呼信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元符三年九月
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七娶宋氏先君十三年
卒男六人偕舉進士攸將仕郎德州司理叅軍仲鄉
貢新料明法价左侍禁你勅賜青州助教佺鄉貢進

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吳彥次適鄉貢學究閔友直
次適進士李襄次適進士李郊次適通仕郎陳壬次
適登仕郎向沅孫男十人激洵涇洙深漸洄沂濤洞
皆舉進士孫女十人皆歸士族曾孫十三人尚幼德
善之報方逶迤甚矣衍未易量也將以政和四年七月十
二日葬於魚臺縣高平鄉東單村之原佺以狀來乞
銘於予為銘曰士不苟作或以見己所願既薄求可
而止善、及人何必曰仕身則不酬惟後人之祉

呂正臣墓誌銘

君諱規字正臣世為兗州萊蕪人曾祖新故任駕

部員外郎祖旬教授鄉里故不仕父孜故任淄州司法
叅軍妣楊氏君性嚴重簡默若不可親者人樂與之
交事父母盡愛以順得其兄內外無間言博學守約
末專記誦務曉大義此所聞大槩嘗為人稱重者竊
考其狀叅以本末信乎一鄉之善士也司法君棄養
門內畿百口飲食被服滋窘一日兄弟合食堂上議
所以託君獨進曰斯事不敢以詒况憂請任其責稍
經理生事異日糊口四方棄廬舍去墳墓妻子流散
復何面目望魯東門乎乃募工徒斬木鼓鐵制器利
用視他工尤精密人入予一已獨予三人出取三我

獨取一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禦其器皆呂
氏作也會官議收權君盡其齊量作程利害贏約一
切并歸之語其族曰吾家世儒學非殖貨者方禍至
艱急日計不支倒行逆施何暇擇去就者一疏食今
兼肉矣昔歲無褐今重裘矣祭祀以時嫁娶如此賓
至有館有餼可以言義時也不尔使尔生輩貪得爭
利挾氣犯法前日之積正為獄吏資尔因大劈館舍
要致一時名士與群從游以經術講習稍預鄉舉鄉
人貧病不能出門戶婚葬失其時四方游士顛頓道
路不得歸力振翼之一日忽得疾子弟左右侍告曰

汝知所學又知所以為善矣美名高爵行可自知吾少也困賤事為力不暇比幸樓遲田里庶幾見汝輩冠蓋入吾門時有顯者來死布衣無憾嗚呼歲不我與吾今往矣東臯有黍亦既已播之汝食汝收惟力無惰元符三年五月十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八君先娶王氏兗州朝散郎天錫之女先君十一年卒繼室關氏濟州承議郎仲約之女男三人長曰黃中秉義即前淄州長山高苑兩巡檢次早卒次師中縣學生女二人長通鄉貢武士孔盤次遠鄉貢進士梁元忠孫男二人曰澄曰淳孫女三人在室政和六年

十一月十三日葬于萊蕪縣朱郭村孝婦原中來乞

銘具墓為之銘曰

士不世官或窘家食養祭不供惟子之責厥初艱憂承父之蠱我幹我謀乃復用裕數粒量帛不資其餘他人阨窮溫飫與俱好義則榮知足不辱磨之友師俾自求福富貴利達天寔為之詔尔後人亦既有詒宋故益州路諸州軍水陸計度轉

運使直史館護軍賜紫金魚袋贈

尚書工部侍郎李公神道碑

公諱某子系出隴西成紀後為濟州金鄉人曾祖某

祖某襲儒服恬晦不仕父某間居讀書教授鄉黨子弟無求于人、敬其有德累贈度支郎中公即度支之長子也幼聰警篤學有大志初七歲日持一卷書置几上若有所思群稚戲走不顧未晡已默記數百言或問之頗曉大義度支異之曰大吾門必此兒也景德三年以明經中第釋褐為陳州司戶叅軍未幾丁度支憂終喪再調沂州沂水尉舉進士試禮部偶不如格公曰學行之上也安用虛名遂棄場屋以祖母喪去官服除授開封府考城縣主簿歲大饑朝廷貴尹擇良吏賑給尹狀公治行應晉公躬行饘粥授

病者以藥朝暮數問勞如其家人得活者數千人相率謝公田父母生我能脫吾死者主簿也世為牛馬以償不稱感泣再拜公卿間由是知公有仁術可用薦充大理寺詳斷官每議獄必平心定氣審閱數十然後麗法、一定慘惻終日得從輕議喜見顏色暇日一切罷造謁惟學不定客至相與論天下事纔、然忘倦皆愛其有廟廊之器而不知其為法吏也祥符中朝廷無事四方奏符瑞文王喜弄翰墨圖繪太平公作祥源觀賦夸麗詆詭放蕩排騁幾數千言而卒之以法度并奏疏以獻上喜納之改太子中書通

州判棣州知達州事並山無井負致良苦公破竹架
霍泉注城中人不病汲尋遷萊州膠東之士喜誦數
略文義公召郡之秀民日與講解執經坐堂上者滿
席因奏增歲貢朝廷從之自是萊之學者數倍他郡
有大姦李翼挾貨長雄肆奪為不法陰拾吏短長製
其手使不得鈎摘一日潛縛致庭下件責其罪黥竄
遠方人聞人舉手加額嘆公神明歲終考課第一撰
天聖策要四十篇奏於朝其言感慨切直中事情愿
急世用五谷絲枲以治飢塞仁宗愛其才召試舍人
院賜進士第改屯田員外郎提點成都府路州獄代

返擢三司度支判官上殿賜金紫出為江西路轉運
使夏賊擾邊調度方窘公以本道羨錢二十萬助軍
費賜詔獎諭移淮南未行徙兩浙數月除成都路遷
工部郎中直祕閣會雅州有巨獄呈稅數十人吏滋
不決公夙駕馳險行五日至屬道已感疾至之日遂
卒享年五十九公為部使者務從大体法苛急訊獄
平恕不喜深致人罪而示已精明治財有本未嘗操
智數掊克以斂民怨前後兩使蜀人狎其愛訃間官
吏慟泣居民為之罷市公以愷悌待物而處已莊重
故人樂其易親而畏其不可犯薦吏幾三百員始疑

其闊略無節後自州縣躡美官班、有名績時論稱其知人居家清儉不妄笑語不飲酒俸廩所餘不以入門內周之族姓之貧者而立嫁娶平生嗜好一寓之墳史有餘力必論事著書不以世不知自廢古今之治亂聖賢之出處強國又人治身修性其言易知與道同貫至於涉世應事得喪悲樂吟咏情性發於所感寬而不迫樂而無怨有古詩人之作為論策章奏為卷若干雜文古風律詩為卷者若干櫝而藏之異日諸子白大人請治資產公推讀示之曰懷此待價利不貲能行吾言當知吾不負汝後三十年子孫

蒞官行已皆有能名通朝藉者二為郎者三舉於鄉者連以文藝中第公之言益念一時名士大夫遊公之門者多在高位范蜀公鎮石公楊休皆布衣時從公講學後致身禁從為時名臣公獨奔走四方以死命也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之原公娶扶風馬氏且家有令德先公四年卒男四人長曰群終國子博士次曰安郊社齋郎早亡曰執右朝奉郎知成州曰衆終右承議郎女一人早亡孫男十六人公壽公度並終虞部員外郎公約監處州松陽縣高亭場公淵公裕舉進士公祐以進士中第萊州萊陽主簿皆卒公

濟進士出身隰州隰川縣尉公立公忠公才公敏未
仕孫女十人長適秦州司理問丘珪次適晁損之次
一張數次適卞之美次適刘師文皆舉進士次適廣
濟軍定陶主簿崔翰次適隰州司法魯永安次幼朝
奉君狀公行事求文於某晚進竦聞緒餘敢不從命
謹考次先後為之銘曰

士孰不學篳鼓淺聞富哉李公涵養有源取之其身
經無道民器大用狹而感子言歲不我與遺諸子孫
餘波渾淪仕學滿門左陽之西為公兆阡人望松檟
正其衣冠死亦腐骨為其人若存命也不厚德名則

尊始終業履有考斯文大書端首以覺後人

張純臣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仲原字純臣濟州鉅野人累世隱德不
仕自君之父鼎始應科舉以行義聞君生數歲能為
文章時有動人語諸老先生多稱之嘗夜讀書不寐
其母為起滅燭戒之曰汝父饒於財獨一男子當資
取如意無自苦君曰學古致祿將以顯親也願從其
志既冠舉進士隨計上試禮部不中居家治館餼厚
禮知名士問舉日益高明父得疾累年晝夜憂不交
睫既棄養盡哀毀瘠終喪不窺門內一日盡舍其科

舉所學慨然嘆曰祿不逮親吾將何求宜從吾所好
即其居東南闢地種松竹中為大堂環壁架書邀致
好論說終日時載酒相勞酒酣賦詩人競吐竒彈
珠挂壁磊落相射以此為樂人亦從之不厭也河朔
大荒民流妄委幼弱道士君悉養於家飲哺澣沐與
吾兒等方春物色父母婦之餼者踵死枕籍相屬募
人斂收藏以大家羅食物弔饗之召浮屠氏用其法
呪誦解袂以絕崇厲士貧乏無所依飲食居室隨所
須必具間假求折券不問至有閱歲月不能去者敬
勞如初平生好聚書不計所償掇拾數千卷指以示

諸子曰吾為汝曹德良產其利不貲非金玉守無替
汝力晉魏已來迄于今以詩名世者凡百餘家往
成誦至啓手足時口不能吟猶躡躑自喜所為詩謹
三百篇刻意抒抽非一日故雅麗清遠多古人不到
處嗚呼可謂一鄉之良士也元符三年五月十七日
以疾終享年五十鄉人皆傷之將有治命語家人曰
吾先君欲改卜高原葬我大父未幾寢疾泣以付我
嘗恐奄忽負先君語為恨無窮不幸疾苦逮今弥年
甫畢大事若有神助死生命也又何憾焉娶錢氏武
肅王之曾孫治內有法後君五年而亡子男五人曰

紳三班借職曰詢曰績曰綱鄉貢進士曰紹女三人
長適鄉貢進士翟光弼次適鄉貢進士王彤一在室
諸孫二十二人男曰彥輔彥忠彥正彥和彥遠彥常
彥聖彥誠彥珪彥回彥覺彥臨彥能女九人並幼宗
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呂村諫議鄉之原并
錢氏祔焉從先兆也昔君之父就養子立無他昆弟
遊膝下逮君年未四十子孫已十數人歲時拜堂上
鴈鷺行進退士族相語以為盛事初間居不復筮仕
有相好者告曰君才過人異及壯時拔身取高位何
為泯沒閭巷笑而不答後鄉人去仕官奔走四方稍

稍重名爵憂憊疾疾老甚者顛頓流落殆不能活妻
子君方幅巾林下嘯吟鷺晚較其利害得喪然後服
君之高大父以貲其家獨君數散施寢失生事家人
為憂益自信甚篤自君之卒子孫皆力學執經庠序
者數人其一升辟雍為貢士借使昔日侈居養無一
毫惠善及物大夫過門不入後生輩無所睹聞靡一
怠惰至於辱身敗門戶不能如今日自好無疑此又
知其賢于衆人遠矣將葬其子紳來乞銘於予、與
君晚同場屋君之父又兄弟遊也知君尤詳為之銘
曰

有美斯人兮好修
館餼奉客日與遊
起羸掩露吾隱憂
千首不見東諸侯
天寔抑之夫何尤
前日種耘後日收

滔，不願浮我舟
圖書潤屋後世謀
黃金禍人無欠留
從吾所好非所求
有泉在淵滿則流
魚罔之藏其可休

仁壽縣君蘭氏墓誌銘

夫人姓蘭氏其先開封人左藏庫副使宗道女嫁供
備庫副使木公封仁壽縣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五
日卒於寢舍享年七十一夫人性明惠遇事有識取

予中義動有儀矩閨門內外雍容調一而無間言事
其夫尤敬未嘗忤辭色木氏族大無世貲夫人既歸
於其家婚姻之助出奩中物無一毫閉啓踈服之貧
者撫存尤渥不繼輒脫簪珥與之察其意得而後已
供備君方謀葬考妣不幸病且卒夫人曰人子之恨
莫大於此使長夜不瞑者未亡人之罪也傾其簾為
錢二十萬卜得其地於祥符縣栢榆之原奉姑舅以
葬并其夫從之負土徒跣以助封築行路嗟惻平居
出納有度儉以自處冠婚祭祀飲食服用不謀於人
而皆以時具仕者厲于官學者強于業女即其工婦

修其職眷爨之賤各運其勞而不知化嗚呼夫人之德可謂賢矣不幸長子早卒哭之甚哀寢疾累月越明年秋疾作故如召諸子促致喪具親舉佛事衣衾之制手自紉綴疾寢極告諸子曰吾娶居守節幾二十年綱紀家事一日必葺惟恐貽乃父地下憂汝等方壯而立且復有子矣吾順化無憾然克孝克和以續厥宗猶有望于汝也言竟而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舉其柩歸於供備君之壙禮也子男四人長曰彥輔右侍禁監鄆州都作院先夫人卒次曰彥國彥常彥弼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右班殿直杜士宣孫男三人曰詵曰諤曰說皆幼孫女亦人長適三班借職路扶次適進士柴貽序餘在室余事夫人為小功尊而蒙愛尤厚知本末甚詳故為之銘曰

夫人之德寔母婦師內明外正不介以私於義能果需然克施孤嫠立家有養有歸所願既獲知死不疑木世風顯迨今則微惟德可作祉祿具依尚尔後人勿替尔思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三十

墓誌表行狀五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察推閻公行狀

趙知錄墓誌銘

張廣叔墓表

閻宗一墓誌銘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夫人姓卞氏嫁為故比部郎中陳公仲孫之妻封壽安縣君元祐二年五月十五日以疾終其子以五年

正月十九日葬夫人於齊州長清縣和平鄉千秋里
潘封之原從比部公之兆前葬狀其行求銘於予因
其事為之銘曰卞曹叔後莊以勇聞壺晉侍中忠孝
一門後家許昌仕宋滋顯震名能詩終督郵掾袞尚
書卽咸太府卿贊計主漕以風力稱三世有庸善德
垂裕是為夫人曾祖、父夫人幼警姆傳不煩言動
有度德容間、母多子男獨保女厚孰無姬姜願得
為婦求儷君子言十棊因鳳凰鏘、盍婦子陳、世
大門屬有疏密揖柔惠恭好我如一治內有政如吏
治官義不私己人無間言比部守綿民阻凶歲傾祿

哺飢後日不繼請出匱具以收殆貧婦無外事外寧
忍人旁孤無天覆護猶已冠笄聘婚備物如礼不幸
中寡克艱于君四方田桑罔有孽牙率身布蔬履儉
時力弗謀于親有祭有食以善教子、不廢書論世
辨物需然士夫感疾告終命諸子侍汝父汝承不惰
吾慰壽六十九物數所難天胡嗇斯而不百年寔生
三年惟爨冢嗣為州掾曹少官蚤世度敏為吏今於
須句唐孝友聞始登薦書長女亦夭幼有良配齊之
儒冠公輔周氏林、諸係綽有令姿二女稚孩五畧
學詩陳氏之先余澤未匱夫人緝之其後必大清源

之南體魄既歸邦人式瞻我母婦師里名千秋世籍
厥祉亦既有孫、復有子

察推閔公行狀

公姓閔氏諱某字某濟州鉅野人其先世見於歐陽
文忠公所撰贈兵部侍郎曾祖某之神道碑祖某光
祿少卿考某贈衛尉卿公少喜讀書未就舉以光祿
恩補太廟齋郎主濟州鄆城縣簿臨政明速嚴約束
不妄笑語吏持文書、進退庭廡肅如也邑壤素
膏沃屬歲大登勸民裒谷萬斛越明年旱災民不飢
多賴公以活改京兆司理叅軍故相晏元獻公以年

位持重罕出治府事僚吏稟白遣親校報可否小人
因緣紉閉戶外擅移事莫敢與辨公庭叱之堅請入
見因從容請元獻公曰朝廷倚尚書勲德鎮方面執
事之吏欲日望風采承教命以布威惠今使之整冠
斂版聽指頷於小校其如人望何元獻公曰微君孰
教我翌旦語坐客閔君骨梗有識異日不可量遂薦
於朝太師潞國文公繼領旄鉞會邊邑小警須輕車
數百乘期令頗急議者惶畏公以術致三日而足
潞公愛其才每異禮之鄆縣有富民甯勝酗酒毆人
知其必死給里人張存曰是嘗惡言詬汝今可逞存

不察毆之死縣索賊勝版存以告吏受賕狂奢具其
獄上於府存不能自明公測知之卒正其罪或有吝
公者公曰出一人死非以邀陰惠但理官之責當如
此耳治獄平反皆此類也遷光州軍事推官秩滿將
改官坐簽書不當出雨資舟調洋州觀察推官以治
平三年五月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四十六始衛尉
棄諸子婦人王性行嚴正躬自教率仕官皆有立公
尤以篤孝聞衆兄卒事寡嫂盡禮嫂亡育其孤如己
子族人亦不辨也在仕十年所至有声上官多薦其
才若元獻公潞公彰德太師王公皆深相知不幸坎

壙未究所施遽禠其壽非命也夫初娶孫氏繼室夫
人任氏故叅政安惠公之姪孫男一女一男某舉進
士女適某官某孫男三人曰某曰瑀曰瑾

趙知錄墓誌銘

君諱滋字道卿其先趙之平棘之人後三世葬滏陽
從其族居焉曾祖昉太子中舍祖盛太子中舍贈都
官郎中父祐殿中侍御史三司戶部判官以鯁亮通
給為時名陳慶曆中棄養京師君年十二護其喪一
歸毀如成人以侍御遺表恩授太廟齋郎起家深州
安平生薄民力薄歲後河上多竄避違約束令數以

累去君時并饒陽郡分人謂君少怯必敗事違功休
無一人私遺者歡乎從君以太守晁公仲約始罷君
為可用荐于朝遷蜀州錄事叅君永康有重囚具獄
上君疑其寃白守請勿治守怒曰吏敢以私意變獄
耶君曰特不敢妄殺人耳會部使者始至引訊不復
省君造前輒分明之叱君立庭下時天大寒故不問
君徐曰奉法無狀願付吏以先屬部使者知不可屈
出濫繫者三十餘人調淮陽司錄參軍到官丁永寧
縣君母氏憂遂家於下邳服除授湖州歸安主簿歲
大水田里被害資藉高者安鄉白給得以時訴免常

賦窮下轉徒失期會幸而復業里胥追貴如數君邀
令行境上閱寔錄未免者請於州上達於轉運司使
者罪令丞姑息虧公上非法當劾時李公擇知州事
喜君強直為君報曰縣為朝廷申惠澤不可劾竟如
所請官滿授漢州錄事參軍將行謂其家人曰吾老
矣安能俯仰上官眉睫耶蓬蘆豆粥以終天年吾所
願也竟不行侍御公先葬滏陽負大河歲苦沮洳改
卜於下邳新安里葬云吉歲月或逆未幾君得疾且
有治命召諸子曰死吾所歸獨先壠未安恐終不得
瞑無以逃塚訟汝輩勉之無吾罪翌日遂卒寔元祐

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君四娶張氏孫氏晁氏晁為
東州望族夫人即比部郎中仲淵之女以其家法治
內甚宜皆先君卒朱氏仁淑善安恤其孤男四人舉
進士曰崇厚曰崇烈曰崇德曰世雄世雄力學早亡
崇烈大觀初以行藝貢為辟雍生後君十七年卒女
二人長適進士朱訓次適進士朱仁美君幼竒穎通
左氏春秋博覽史傳務曉大意間為小詩以陶寫情
性為人倜儻明給內外洞庭達人初未知一聽其言
不復自外情臆赴人急難如救焚溺嘗以事抵京師
繫舟河次夜聞哭而哀者訪之乃舡商載泉上供者

河水五千日糧既絕行者不保皆竊取散去謂君曰
吾非死無以塞責念家在遠鄉寄哀一別君聞之惻
然曰倒無橐中冀得五百千可紓君之急勉自持廬
舍在目中矣商得之悉償于官遂以無罪去旅食安
業坊舉子楊澤與君同巷流落不得歸有小人誣澤
負百千訟于官拘守甚窘忽暮夜來歸君一見知非
見窮者乃潛脫之與同載歸澤涕泣愧謝君曰吾非
俠也特哀君之窮耳君自有命故吾謀得行吾何與
焉後五年澤登丙科來訪君而已亡矣水部郎王諤
被召已促駕妻病亟將委其家以去告君曰吾兒弱

萬一失所恃恐不能葬將如何君曰此吾責也弟行
無恤數日果卒君時亦卧疾匍匐以往親為理凶事
皆如禮遊士無託每衣食之客至飲酒笑歌徹旦家
事有無不問也嗚呼正色屈人好義能勇如君不可
多得不幸無勢以行其志數見於里閭之小節然亦
中材所慕薄夫鄙人畏而化者也崇厚將以某年某
月日葬君於新安自侍御而下六喪同舉奔走四方
以經大事余昔從君遊最久又喜君之有子也為之
銘曰
剛決不詭可以任大事振急如己可以惠百世天不

携其志誰毀誰奪曰放以娛其窮於天而達於人者
歟悲夫

張廣叔墓表

士困於俗習弊于蹇淺汨、遂棄於常塗者久矣為
能擇賢士大夫從其所教篤好而力行之以自奮於
一時亦豪傑之志也南陽張寓字廣叔世為徐州古
豐人六世祖太子賓客諱延慶晉天福間徙居金鄉
子孫家焉曾祖肅淳化中為監察御史敢言事以亮
直聞未四十而謝事家居士論稱其高祖政隱德不
仕喜飲酒尤工為詩與石曼卿為忘年交父孝綽累

試進士不中聚書教子弟慷慨氣決輕施重義往來
多顯人母杜氏豐縣令期之女繼室韓氏君即杜所
生也五歲讀退之進學解再過成誦初志學極意墳
史兵部侍郎王公汾布衣時從先府君游館于其家
每挾疑以請問詰有理王公奇之曰東州不乏名士
此兒吾所畏也縣令河南李公有博洽能文有盛名
於時君執子弟禮日造其門求所以學古為文之要
李公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出處則有義命存焉司馬
遷劉向揚雄制作之淵源也思則得之君踐服其言
造適益遠矣既冠四預鄉書連服內喪十年不得隨

計紹聖四年春御試賜進士出身未調歸者屬幼弟
卧病親省方藥調飲餌不暇食息惟恐貽親憂未幾
告卒君曰吾父年益高不幸有愛子之傷安可去庭
闈自今不復言任矣暇日負几杖奉版輿周覽家園
為具肴醴召賓客行觴賦詩君雍容曳綵衣庭下再
拜為壽鄉人榮之一日府君曰老人之情重去鄉里
懷婚友笑語汝能盡孝以致養所樂多矣汝不聞得
祿逮親古人所喜使吾坐官舍食太倉粟霑恩上餘
賜時見貴人來知教子之報亦自幸也君始有負調
之行既及國門感疾而卒享年三十五凡鄉人之嘗

與交士大夫知其名者矣莫不傷之娶吳氏定州法
曹靖之女男一人曰芻好學有立志女孫一人以元
祐七年七月十二日葬於金鄉縣進樂鄉白茅村之
原君性明俊外晦詳整自重不妄取友論古今從容
中理文辭簡潔不富艷二三讀益見微意施於事業
未易量也嗚呼崑崗有五其大盈尺可以禮上帝降
福祥追琢既成俄折墮地一歎而置天之生物果何
如哉此非人之所可知者若夫器質文行之美則余
能知之敢表其寔以諗來世

閻宗一墓誌銘

閻氏世為鄆人自祖代祖寶佐唐莊宗取常山以功
封太原王周廣順二年改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
今為濟州人濟之諸閻皆王後也君諱某字宗一曾
祖某光祿寺少卿祖某楚州錄事參軍父某宣德郎
致仕公少聰警特立讀書能強記人與論事或不中
理遽面質之問詰不少屈嘗謂男子之志事無難者
自斷不疑可也治平間朝廷以詩賦造士學者或困
于所習君方從師授聲律竊笑之曰此女紅組織之
事耳試操筆為之點綴百餘言皆浏亮中節終不甚

好也性至孝就養唯謹家事巨細經強給不見所闕
有所須必時至門外之親間有变故不以告惟恐傷
其意少有疾或遇事不悅左右俯仰問省調適必起
居如常時歡然笑語然後旁顧却立移就食恩里人
稱之凡三試禮部不中元祐五年始擢進士第授濟
州鉅野主簿先是宣德君有別業在滏陽晚年尤寄
意泉石因卜居焉雖得其好而墳墓之國未嘗忘也
君既歸賀者塞門置酒堂上奉觴再拜曰不肖子違
負慈訓淹致養之日幾二十年危得一命効官有日
將奉版輿東歸志願定矣敢上千歲壽惟之人無辭

坐客歡侑相屬宣德君意甚歡徑醉觀者指目榮之
某月日將赴官感疾甚亟頌謂從子闔曰命也奈何
汝既知所立矣無慙吾志二子孤弱為我教之無使
不類吾死無憾後幾日卒里人聞之匍匐而至皆前
日之客也既傷君之不幸又復念宣德君之憂無已
也哭之甚悲嗚呼斗升之祿未能供一朝之養而七
十之老反有哭子之哀天之施報復何賴焉雖然陰
陽之理各生於所極不甚癢則不勝與勝復之道也
君既有子矣為善之力竟將誰歸娶某氏男某某皆
與進士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闔來乞銘為之銘

曰
盡孝以事親祿未及酬而殞厥身誰其尸之為此不仁
尚克有悔以貽後人

國



